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第二十六回 削剛刀毛保甘受苦 論寶劍智化暗罵人

且說智爺一聽擺酒，站起身來告辭。寨主伸手攔住說：「依然擺下酒了。」智爺說：「不能。我們入山討茶就不敢當的，焉敢又要討酒？我們又不投山入伙，焉敢屢領寨主的賞賜？」鍾雄說：「實對二位說罷，船隻已然打發了。」智爺說：「寨主不必哄我們，怎麼能把船隻打發了？」聞華說：「我家寨主打發嘍兵下去問明，船上人說所欠他二百兩銀子，給了他二百兩銀子，還賞了他二百兩銀子酒錢。你們二位就有兩分行李，別無他物，對不對？」智爺一聽，假意著急：「怎麼把我們船支開了？」鍾雄說：「我為的留二位在山上多住幾日，走的時節再與二位另備。酒已擺齊，請二位上坐。」北俠說：「就坐下罷。」鍾雄與聞華親自把盞斟酒。酒過三巡，慢慢談話。智爺說：「我歐陽哥哥與我就是相反，我是文的上略知一二，我兄長是武的上可不敢說好，比我強的多。就說他有一萬勝刀，我至今也沒學會。」鍾雄說：「這位尊兄會萬勝刀？這趟刀一百二〇八手。」北俠說：「倒也全都記得。」鍾雄驚訝道：「這趟刀全會的可是少，無論那趟刀全由萬勝刀摘下來。奉懇奉懇，賞賜我們一觀。」北俠說：「小可武藝不佳，不敢在寨主爺跟前出醜。」寨主說：「兄台不必太謙，賜教賜教。」智爺說：「兄長，你就施展施展，又有何妨。」北俠點頭，遂將刀摘將下來。智爺伸手接將過來，胸中忖度：「聞名寨主文武全才，我今何不試試他，到底學問怎樣？」說：「寨主，請看我哥哥這把刀怎樣？」說罷，將刀遞將過去。

寨主欲待不接，然遞過來了，一看此刀墨沙魚皮鞘，金什件，金吞口，紫挽手絨繩飄擺，雙垂燈籠穗。將刀亮將出來，「噲啞啞」聲音亂響，光閃閃遮人面，冷颼颼逼人寒，霞光的，冷氣侵人，一身龜紋。鍾雄一看，暗暗驚羨，想：「此刀無價之寶，世間罕有，價值連城。此人若有這口利刃，必然準是出色的英雄，不然這個刀他佩帶不了。」每遇寶刀寶劍，有德者居之，無德者失之。鍾太保可稱的是懂物之人，看畢，哈哈大笑說：「好刀哇，好刀！」智爺問：「寨主爺連連誇贊此刀，小可領教領教，此刀何名？」鍾雄道：「此刀名叫作靈寶，出於魏文帝曹丕所造。三口哪，一口叫靈寶，一口叫含璋，一口叫素質。」

智爺問說：「怎麼我哥哥說叫七寶刀？」鍾雄暗道：「這個人實在的利害，剛到山上，初逢乍見，他就要探探我的學問深淺，才幹如何。」便笑道：「若問這個六寶名字，是俗呼謂之七寶，皆因他是有四絕三益之妙。一決勝負，二防賊盜，三誅刺客，四避精邪，謂之四絕；切金，斷玉，吹毛髮，謂之三益。何謂一決勝負？每遇出征之時，跨上此刀，伐柳點名，掌號起隊，此刀由鞘中自己出來寸許光景，今日出征必是大獲全勝。倘若此刀仍在鞘中不出，那就急急的徵隊；倘若一定要出征，非交鋒不可，必是傷兵損將。這就是一決勝負。這第二，是有賊人前來偷盜竊取，此物若在牆壁之上，或在牀頭，自己就能墜落於地，難道說還不驚醒？這就是二防賊盜。這第三，是若有仇人夜晚之間藏在黑暗之處，或橋樑之下，無論他在什麼地方，此刀必在鞘中錚錚作響，難道自己還不留神？這就叫三誅刺客。這第四，無論白晝黑夜，行在那裡，若有邪魔鬼怪，此刀能在鞘中出一道白光，邪魔遠避不能向前。這就是四避精邪。共謂之四絕。三益是：切金，拿過塊金子來，能用刀把他切碎；斷玉，是將玉斷成一片一片的，如同上了砑子的一般，這就謂之斷玉；吹毛髮，是將髮拿著一綹，衝著刀刃一吹，這髮俱都齊齊的斷了，這就謂之吹毛髮。可稱為三益。這四絕三益，俗呼謂之七寶。」智爺連連稱贊說：「罷了！寨主爺名不虛傳，稱的起是博古通今。」大家笑了一番，又把刀交與北俠。智爺拿著刀鞘。

北俠早就把衣襟弔好，袖袂挽好，把刀接將過來，衝著寨主一躬到地說：「我要在寨主面前出醜。」鍾雄說：「豈敢！尊兄賜教。」北俠回頭一看，承運殿外有許多人把承運殿都圍滿了。皆因大眾沒寨主爺的令，不敢私自進殿，自可就在外邊，把窗戶紙通了許多的窟窿，往裡觀瞧，就見北俠轉回身來，往外又是一躬到地說：「眾位寨主，可別見笑，倘若我有那手不到，求寨主指教一二。」說畢，把刀手一擊，就聽見「颼颼颼」，「颼颼颼」，就是金刃劈風的聲音。先前看不大很起眼，嗣後來一刀快似一刀，一刀緊似一刀。這口利刃，按的是扇砍劈剝，折吸攔掛，躡進跳躍，閃輾騰挪，綿軟矮速，小腕跨肘膝肩，手眼身法步，心神意念足，真稱得起「手似流星眼似電，腰似蛇行腿如鑽」。躡高縱矮，腳底下一點聲音皆無。北俠這一趟萬勝刀，把寨主爺看的樂了個事不有餘，又是誇贊，又是連連的叫好，說道：「此人若非幼年的工夫，焉能到的了這個部位？」說畢，又是連連的大笑。北俠這一趟萬勝刀，用了八〇餘回就收住勢了，把刀一背說：「獻醜，獻醜，教寨主見笑。」鍾雄說：「賜教，賜教，實在高明。」寨主看他氣不湧出，面不改色，就知道這人的工夫甚純。

將要談話，就見承運殿躡進一人，嚷道：「毛保來也！」智爺暗道：「歐陽哥哥這一趟刀練的怪好的，怎麼又來了一個毛保？」你道毛保因何進殿？此人性情與大眾不同，專好抬扛，你說東，他偏要說西；人要說他不行，他偏行定了。皆因在外面，眾家寨主看北俠施展刀法，人人誇好，個個說強。其實好幾位使刀的哪，神刀手黃壽、花刀楊泰、鐵刀大都督賀昆、金刀將于艾、雲裡手穆順，這幾個人都是使刀的，全說好，惟有削刀手毛保不服，說：「你們別長他人的志氣，滅自己的威風。據我看著，很不要緊。」大家全知道他的性情，素常合這君山連嘍兵都不歡喜他。大眾弄了一個眼色，說：「毛寨主，瞧他的刀不好，你有些不服？」毛保說：「我為什麼不服？」大眾成心要冤他，說：「你服哇？你不能不服，你不服也得服啊！」毛保說：「如此說，我偏不服！」眾人說：「你服了罷！」毛保說：「我不服！」眾人說：「你不服，可敢進去與人家較量？」大眾說：「沒有寨主號令。」毛保說：「我不曉的什麼叫令不令。」言還未了，他就躡入庭中去了。

鍾雄一看，問道：「毛賢弟，為何無令進庭？」毛保說：「外面大眾誇獎這個紫面的本領高強，小弟與他較量較量。」鍾雄說：「毛賢弟，你的武藝如何是這位英雄的對手？」毛保一聽，哇呀呀的喊叫，說：「我這命不要了！我們兩個要見個上下高低。」

鍾雄說：「既然這樣，歐陽兄，你就教訓教訓我這個毛賢弟。」北俠說：「小可不敢。」

智爺說：「既有寨主的話，哥哥你就陪著這位寨主，走個兩三趟的就是了。」北俠說：「這位寨主爺，咱們無仇無恨，可是點到為是。」毛保說：「格殺勿論。」言語未了，「颼」的一聲，刀就到了。北俠一閃，淨仗著自己的身法，就贏了他了。兩個人交手，北俠總不還著。鍾雄淨笑，說道：「尊公不必戲耍我毛賢弟了，還招罷。」智爺說：「哥哥還招罷。」北俠暗道：「這可是你們叫我還招，真殺了他倒不要緊，誤了我們的大事了。」就將刀一碰刀，「噲啞啞」一聲，「鎗啞啞」，毛保刀頭墜地，說道：「不是我的人不行，是我的刀不行。我有好兵器，我去取來，咱們兩個人總得較量較量。」

說畢，轉身出去。

北俠在大寨主面前請罪說：「我一時的不留神，把那位寨主的刀削斷，得罪了那位寨主。」鍾雄說：「是我毛賢弟不知自愛，閣下何罪之有？」又見毛保打外邊闖將進來，手中一口明晃晃的寶劍，要與北俠較量。鍾雄打毛保手中把劍要將過來，要試試智爺眼力如何，叫道：「這位尊兄，看看小可這口寶劍如何？」智爺看了暗驚：「這是我展大哥的寶劍。有了，我罵他兩句。」說：「寨主，這可是一口好劍。我猜著了，必是你們祖上的，傳在寨主手中。」鍾雄一聽，顏色更變。不知到底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